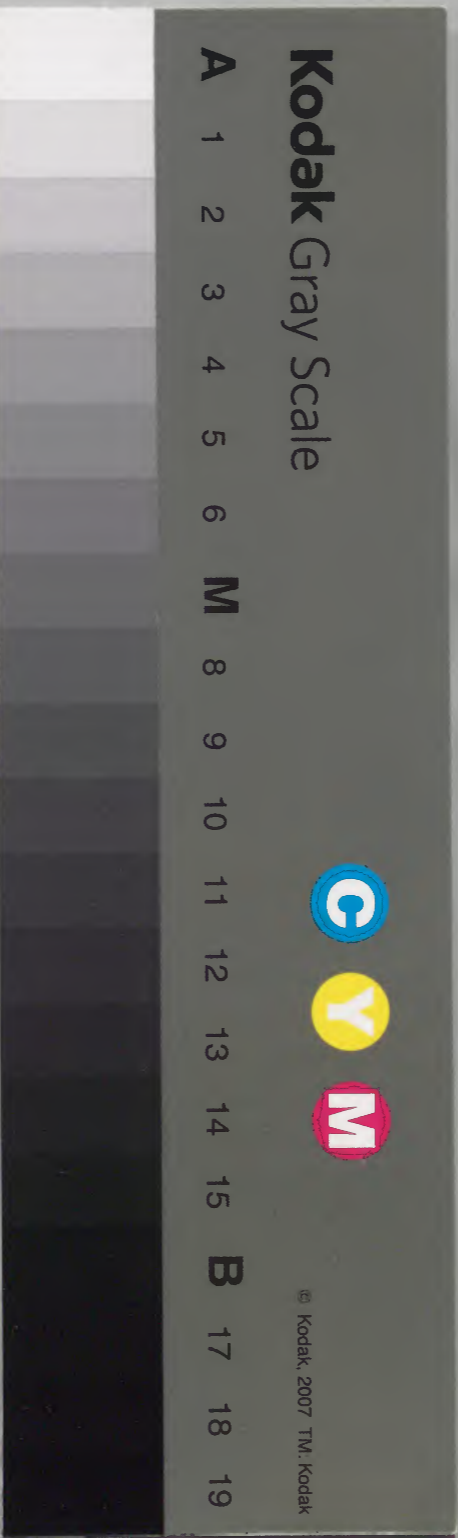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綱目

前編  
自十七  
至十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37	
冊數	107 ( 7 )		
函號	別	6	1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七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癸卯 **周頃王** 元年春毛伯如魯求金

二月魯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林氏曰前年公子遂葬晉公今年得臣葬襄王是夷周於晉也○前編曰襄王之喪公孫敖之幣不至於是求金之使焉頃王初政如此其後頃王之崩葬遂不見於春秋矣魯固不恪而頃王為已褻矣

求購求車  
已失王朝  
之體矣求  
金不更甚  
乎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楚人伐鄭魯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

鄭

左氏曰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  
非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鄭及楚  
平魯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  
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胡氏曰晉主夏盟不在諸侯以啓戎心誰之  
過乎故書救而稱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

消患爲夷狄之所窺也

秋八月曹共公卒

在位三十五年

子壽嗣

是爲文公

冬楚子使椒聘于魯

林氏曰楚君臣始見於經

燕襄公卒

在位四十年

桓公立

二年

交公元年

夏秦伐晉

陳氏曰狄秦也歸成風之隧使術來聘秦習於禮矣則其狄之何楚之霸秦之力也自滅

通鑑綱目 卷十一  
庸以後秦爲楚役自晉王諸夏之盟舍秦無  
加兵於晉者也會于夷儀之歲秦晉成而不  
結又明年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楚子曰釋  
齊秦它國請相見也是戰國之萌也於序書  
系秦於周末於作春秋由韓原之後秦帥無  
君大夫皆夫子所以深致意於秦也吾聞用  
夏變夷矣未聞變於夷者也於是狄秦夏之  
變於夷秦人爲之也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  
十年而狄晉狄鄭  
猶可也狄晉甚矣

### 楚殺其大夫宜申

林氏曰宜  
申子西也

### 魯及蘇子盟于女栗

左氏曰頃王立故也○陳氏曰蘇子周卿士  
也頃王新立故與魯盟親諸侯也女栗未詳  
在所  
在

###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左氏曰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  
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  
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  
乃逆楚于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爲右  
孟鄭伯爲左孟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  
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

通鑑綱目 卷十一 周頃王二年 三 前編

命無良扶其僕以狗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疆之有○胡氏曰楚滅江六平陳與鄭於是乎爲伐宋之舉次于厥貉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春秋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大夫侯救而不及陳獲公子棧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非所欲也蔡無四境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從夷狄矣故削三國書蔡侯以惡之○御事華元父孟諸宋大藪也扶音叱打也江六俱國名

乙巳 三年春楚子伐麋

林氏曰麋音君近楚小國也楚書君將於是始自是楚師必圍滅而後貶稱人

夏魯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承筐宋地

可見楚勢之強

左氏曰叔仲惠伯會卻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於楚者

秋曹伯朝于魯

狄侵齊

冬十月魯叔孫得臣敗狄師于鹹魯地

言長狄身橫九畝眉見于賦亦不經之甚矣

左氏曰鄭瞞侵齊遂伐魯文公使叔孫得臣追之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

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第榮如，衛人獲其季第簡如，鄭瞞由是遂亡。○鄭瞞，狄國名，僑如，鄭瞞國之君，緣斯，僑如之先。

丙午 四年春，杞伯朝于魯。

夏，楚人圍巢。

左氏曰：楚成嘉為令尹，群舒叛楚，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秋，滕子朝于魯。

秦伯使術聘于魯。

進

左氏曰：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荅曰：寡君敢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前編曰：按春秋自韓原之後，秦師無君大夫，秦康之戰，伐狄之人，而於其聘魯也，稱秦伯書其大夫焉，惡其兵而嘉其禮也。然其時秦楚交聘於魯，前書椒，後書術，雖皆嘉之，而不書其族，以秦楚之未有族，秦後封至穆公始文至是，再加禮於魯，且言將伐晉，魯主晉而

重違秦故厚賄之  
非徒以其文也

### 冬十二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氏曰秦爲令狐之役故秦伯伐晉取羈馬  
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  
上軍史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  
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  
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  
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  
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  
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  
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  
可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曩

言僅交綏  
而已本無  
戰心也

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  
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  
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  
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  
曰兩軍之事皆未憇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  
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  
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  
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  
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明年晉侯使詹嘉  
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  
六卿相見於諸浮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  
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  
能外事且由舊勛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  
不如隨會能賤而有耻柔而不犯其知足使

左氏記事  
如生

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  
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  
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  
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二三有司言者吾  
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  
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  
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  
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  
用也既濟魏人謀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  
為劉氏○前編曰按秦晉亟戰春秋之所深  
厭是以交人之秦晉亟戰而楚霸矣晉主夏  
盟而君勿國偷軍謀不一其始見於河曲之  
戰其甚見於邲之敗蓋  
一轍也○羈馬晉邑

丁未五年夏五月陳共公卒在位十八年子平國嗣是為  
靈公

邾文公卒子矍嗣是為公

左氏曰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  
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  
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  
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  
死之短長時也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  
于繹五月邾子卒君子曰知命

冬魯侯如晉衛侯會魯侯于沓狄侵衛魯侯及

更曠達

仁人之言



晉侯盟魯侯還自晉鄭伯會魯侯于棗

左氏曰魯文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文公于棗請平于晉文公還鄭伯會文公于棗亦請平于晉文公皆成之○林氏曰棗鄭地夫楚次厥貉而晉遂不競於是文公朝于晉而衛侯鄭伯皆與文公會諸夏之懼甚矣

楚熊商臣死子旅嗣

是為莊公

戊申六年

陳靈公元年

春王崩子班踐位

是為匡王

尹氏聃啓如晉

左氏曰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夏五月齊昭公卒

在位二十年

子舍嗣

是為殤公

六月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

趙盾同盟于新城

同外楚也

左氏曰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胡氏曰春秋書同盟于新城志諸侯同欲非強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次厥貉三國雖從誠有弗獲已者削而不書蓋恕之也蔡不

與盟果有背華  
即夷之實矣

天象

秋七月有星孛入北斗

左氏曰叔服曰不出七年晉齊宋君皆將死亂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左氏曰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纓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穀梁氏曰其曰人微之也長穀五百乘縣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夏入千乘之國欲變

賢

所駁甚當  
然律以文  
過遂非則  
趙孟猶賢  
矣

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陳氏曰楚方交聘中國得蔡次厥貉矣而晉區區納亡公子於邾又以少陵長見辭於邾人自敗于令狐盟于扈救鄭戰河曲趙盾皆不書由是訖靈公之篇兵車之會自參以上貶人之趙盾為之也

九月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而自立

是為懿公  
場公即位

四月  
遇弒

冬魯使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遂執其君舍之

母魯子叔姬

通鑑綱目

卷之七 周頃王六年

前編

元亦能見

左氏曰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昭公卒舍即位秋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穀梁氏曰舍未踰年而曰君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胡氏曰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弑舍固忌魯矣魯使單伯如齊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并子叔姬而誣之以罪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已執之者也夫弑其君執其母皆商人所為而以為齊人執之何也商人弑君之罪已

顯而齊人黨賊之惡未彰商人以財誘國人而濟其惡齊人懷商人之私惠忘君臣之大倫弑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也○昭姬即子叔姬

西巳

**周匡王**

元年

**齊懿公**

春魯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曰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林氏曰季孫行父魯大夫即文子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如魯盟

夏曹伯朝于魯

前編曰按魯晉宋曹之交畏齊楚也

通鑑綱目

卷十七 周匡王元年

前編

前編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單伯自齊反于魯

左氏曰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于魯致命十二月齊人歸子叔姬於魯王故也

晉郤缺師師伐蔡入之

左氏曰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林氏曰入蔡國書大夫於是始

秋齊人侵魯西鄙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氏曰齊人侵魯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于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齊難公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

齊侯侵魯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左氏曰齊侯侵魯西鄙謂晉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

晉伯于是乎式微矣

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  
不虛幼賤，畏于天也。周頌曰：畏天之威，于  
時保之，不喪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  
以宗，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林氏  
曰：兵事言遂必天下之大故也。此言  
遂伐曹以齊始敗，夏盟晉遂不競也。

蔡侯莊卒

在位三十四年

子申嗣

是為文侯

庚二年

文侯元年

春魯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

齊侯弗及盟

夏五月魯侯四不視朔

魯文惠政

六月魯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郟丘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周以東遷弱宋以南渡亡楚得遂其薦食之謀者為賈之力也

左氏曰：楚大飢，戎伐其西南，又伐其東南，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麋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楚人謀徙於阪高。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飢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庸人不設備。楚子乘驥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伾，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遂滅庸。○前編曰：按楚恃其強陵滅小國，其臣屬之者待

之必無恩禮故一旦飢弱則群起而攻之矣庸小國也而幸其飢弱率群蠻叛之此滅亡之招也楚莊之初年內有鬬克公子燮之亂外有庸麋之難而卒以霸禍患之有益於人國如去其害也

冬十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昭公在位九年遇弑

而立其

第鮑

是為文公

左氏曰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飢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襄夫人助之施昭

商人取齊  
恭賊篡漢  
皆申此術  
故臣之有  
意市德者  
其心皆巨

測也

公無道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胡氏曰此襄夫人使甸殺之也而春秋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之所欲弑也聖人以弑君之罪歸宋人者以明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死於其職明於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於孔父佐牧苟息何也意諸知國人將弑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弑而不能救坐待其及而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奚得與死於其職者比乎聖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

反助成其  
違抑何悖  
哉

辛三年

宋文公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氏曰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胡氏曰列國之卿其君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宋有弑君之亂欲行天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成其亂是不足為國卿而失其職矣故春秋皆貶而稱人大夫帥師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其稱人賤之也

夏四月齊侯伐魯西部六月魯侯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

左氏曰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魯文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春秋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胡氏曰宋昭公雖為無道人臣將而必誅春秋正宋人為弑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大夫無沐浴之請則貶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畧而不序

秋周甘獸敗戎于邠垂

獸昌欲反邠音審

壬四年春魯文公卒

在位十八年

子赤嗣

秦康公卒

在位十二年

子稻嗣

是為共公

通鑑綱目

卷之七 周匡王四年

前編

前編

夏五月齊人弒其君商人

懿公在位四年遇弒

而立其兄

元是為惠公

歆父既死復則其尸

左氏曰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剔之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公遊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歆以扑扶職職怒歆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剔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前編曰按宋昭公不能率大夫君國人祖母以及國人襄夫人使人殺之商人乃弒君之賊故邴歆闢職春秋不書盜而二君皆稱國人以弒商人書君罪齊人

舉朝莫有為君助者

嘗君之也

秋魯公子遂弒其君之子赤及公子視立公子

倭是為宣公

左氏曰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春秋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德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



襄仲罪通于天而魯國無舉義豈其勝于積威耶

舍襄仲而尤莒太子行父何其失輕重也

弗敢失隊先訓則于襄仲何解

孥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夫人姜氏歸于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林氏曰惡即公子赤襄仲即公子遂也○惡太子視其母弟也

### 莒弑其君庶其

左氏曰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葬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

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季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前編曰按春秋弑君之罪自宋昭至齊莒書法皆變蓋自其君無道而亂臣賊子皆有所因也春秋之法弑君而變置則立

雖其後相  
三君而無  
私積大節  
先虧矣又  
何取焉

者為首惡、襄仲弑赤而立宣公、季孫行父上不能為季友、次不能為惠伯、專莒僕之事、以劫宣公之短、已而為之使齊、納賂、自是政權卒歸季氏矣、

癸丑五年 魯宣公 齊惠公 夏齊侯魯侯會于平州

### 齊人取魯濟西田

左氏曰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婦姜至自齊、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東門襄仲如齊拜成、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前編曰按魯昭姬適齊、生舍、為商人所弑、而反魯、齊哀姜適魯、生赤、為遂所弑、而反齊、二事蓋一類也、然齊商人

弑舍、惠公之為公子也、則惡之終不曰君曰夫已氏及既自立矣、則許襄仲之請、而立魯宣公、赤視其自出也、見殺而不顧、哀姜其姑姊妹也、大歸而不恤、徒以利重賂、利嫁女、利濟西之田、故爾、豈不思子赤之歿、猶舍之歿、宣之立、猶商人之立、哀姜之歸、猶昭姬之歸乎、在已則惡之、在人則許之、不能克盭惡之心、以至於此也、魯宣公之立、重寶土田、既輸之齊、外為強齊所抑、內為三家所專、何樂於為君而為此哉、吾故曰齊惠見利而忘義、魯宣見利而忘害也、

### 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晉於是失諸侯矣

左氏曰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侵陳。遂侵宋。○胡氏曰。春秋楚書爵而人鄭者。貶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弒君。晉不能討。取賂而還。為不足與而受盟于楚。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陳氏曰。南北之勢。於是始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而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諸夏分為晉楚之從矣。南北之勢。於是始也。故春秋謹書之。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棐林鄭地

左氏曰。楚蔣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林氏曰。此趙盾也。大夫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也。春秋曰。會晉師。則不以大夫用諸侯之辭也。

冬晉人宋人伐鄭

左氏曰。報北林之役也。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胡氏曰。宋人弒君。其罪固在法所不赦也。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春秋書人。非將卑師少。蓋貶而人之也。○前編曰。按趙宣子輔幼君。不為置賢師傅。而徒強諫。此宣子之失也。

六年春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

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氏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

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

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

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

既合而奔魯○叔牂○叔牂○叔牂○叔牂○叔牂○羊斟也合猶答也

羊羹之失投醪之感勝敗果何如哉將軍者不可不鑒

秦師伐晉

趙穿盜弄兵權出此左計

左氏曰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趙穿侵崇秦弗與成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氏曰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楚鬬椒救鄭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

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又明年鬬椒將攻楚子遂滅若敖氏○陳氏曰

此晉趙盾以諸侯之師春秋曷為貶稱人以晉為甚不競於楚也楚方圖伯而晉以大夫

通鑑綱目 卷十七 周匡王五年

七

前編

用諸侯由是兵車之會自參以上貶人之而自柳棼之役楚皆稱子矣。○胡氏曰鄭居大國之間從於強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日爭之庸何愈於楚乎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

秋九月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在位十四年遇弑迎襄公

第黑臀于周立之是為成公

左氏曰靈公不君厚斂以彫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

自古敗亡之君未有不聰明過人者也唯其安忍愼諫故不免國亡身僇為天下笑

千古第一史筆

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對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待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喉夫葵焉明搏而殺之鬪且出提彌明死之靈轍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遂自亡也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

宣監綱目 卷二十一 周匡王六年 前編

之懷矣、自貽伊慙、其我之謂矣、宣子使趙穿  
逆公子黑臀于周立之、初驪姬之亂、詛無畜  
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  
之適、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  
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  
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  
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前編曰、按  
左氏引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  
乃免、此非夫子之言也、方靈公欲殺趙盾、至  
於伏甲攻之、盾力闕而出、亡、而趙穿攻靈公  
於後、穿何怨於公、而爲此、是必有所受命矣、  
盾非果奔也、故未出山、實使穿也、故不討賊  
夫子書法、因董狐之舊、豈又爲是言乎、而反

爲趙盾謀也、且盾成弑君之故矣、縱使越境  
又何免於弑逆之罪乎、以是知決非夫子之  
言也、○膈音而煮也、蹠扶元反、音本溜力  
救反、屋雷也、鉏麇、晉力士也、詛、盟誓也、公族  
餘子、公行三  
者皆官名、

冬十月王崩弟瑜立 是爲定王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十七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八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乙卯 周定王元年 晉成公 春正月葬匡王

胡氏曰四月而葬王 室不君其禮略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左氏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維觀兵于 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大小 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晉夏之方有德也 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

其目中已 無共主

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  
魍魎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  
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  
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  
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  
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  
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胡氏曰  
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陸渾在王都  
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不分也楚又至洛觀兵  
問鼎故特書于策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  
階也○前編曰按傳所稱楚子窺周逼王為  
罪大矣而春秋書楚子伐陸渾之戎無貶辭  
何也自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世為周室  
之憂所謂逼我郊甸戎有中國誰之咎也以

正義

何必為楚  
回護

楚子伐戎為窺周則秦晉遷戎不亦逼周之  
甚乎夷狄相攻中國之福楚子伐戎未必非  
周室之幸也王城洛邑今河南之河南縣陸  
渾所居今河南之陸渾縣戎逼郊甸壤地蓋  
相入也則其觀兵于疆未必如秦師之過北  
門也而其問鼎亦未必如楚靈之求九鼎也  
亦不過以其為三代相傳之器諸侯未見之  
寶因語及之遂為王孫所警爾王孫滿之言  
蓋王室防制之意夫鼎實九州圖籍嫁言神  
姦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蓋周室之意也治  
春秋者當以經為斷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  
今之諸侯而誅之乎經無貶詞愚以是疑當  
時楚莊之心或無罪也且天下之罪莫大於  
逼王而楚國之利莫大於得陳鄭楚莊他日



尚能縣陳而復陳得鄭而赦鄭而謂其首有逼周之師此必不然矣春秋誅心之書楚莊無是心空春秋不以是為罪也○若順也臚勅知反山神獸形魅亡備反怪物罔兩水神

### 夏楚人侵鄭

胡氏曰按左氏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為不足與似也而往從楚則非矣今晉成公初立背僭竊偽邦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之罪爾鄭既見侵於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冬十月鄭穆公卒

在位二十二年

子夷嗣

是為靈公

丙辰二年

鄭靈公元年

春秦共公卒

在位四年

子榮嗣

是為桓公

夏六月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靈公在位一年遇弑

弟堅

立 是為襄公

左氏曰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异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漆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

弑僂之禍兆于一指非無故也

以畜喻君去弑幾何

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惧而從之、夏弑靈公、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八年、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諡之曰靈、○胡氏曰、首謀弑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春秋以歸生為首惡何也、曰、歸生與宋同執國政、聞宋逆謀、先事誅之、猶反手耳、懼其見殺而從之、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捨公子宋、而以弑君之罪歸之、為後世鑒、○宋公子宋子家、歸生也、去疾、平子夷、歸生之子、子良名堅、襄公也、

冬楚子伐鄭

王氏曰、鄭襄公為弑君者所立、不能討賊、盟主亦不能問、而楚子伐之、是中國之君、不若夷狄之知類矣、

丁巳三年

**秦**桓公元年 **鄭**襄公元年

春魯侯如齊、夏魯侯至自齊

齊

秋九月齊高固如魯逆子叔姬

胡氏曰、按左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經書夏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

叔姬罪宣公也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强大來娶于鄭于產辭而却之使館于外欲野賜之幾不得撫有其室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高固請昏其女强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

冬楚人伐鄭

戊午四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氏曰往年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

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召公逆王后于齊

己未 五年秋河徙

導河之後歷十七甲子千有餘年而河始徙其故道禹之明德遠矣

西漢書曰王橫言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

冬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會于黑壤

左氏曰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申晉侯之立也魯宣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與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宣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春秋不書諱之也



燕桓公卒 在位十年 宣公立

庚申 六年 宣公元年 春白狄及晉平

亡其辨矣 夏晉師白狄伐秦

林氏曰白狄始見于經。○胡氏曰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安夏乃其職也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已可也既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興師動衆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

楚人滅舒蓼

杜氏曰舒蓼二國名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楚師伐陳

左氏曰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王使單子聘於宋遂自陳聘於楚

國語曰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覲矣道弗可行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藝饁宰不致餼司里

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  
 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  
 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  
 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  
 根見而水涸木見而中木節解駟見而隕霜  
 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  
 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  
 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  
 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倂而畚  
 耨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  
 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  
 者也今陳國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  
 弃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  
 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

郊牧置有寓望藪有圃草圃有林池所以禦  
 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輿草不  
 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  
 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  
 間功成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  
 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  
 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  
 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  
 寇詰奸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  
 監濯膳宰致饗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  
 車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  
 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  
 於王使則皆官正泣事上卿監之若王巡狩  
 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末有分族於周承

王命以為過賓于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彛無即慝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彛矣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咎先王之教懋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

辛酉 春王使徵聘于魯魯侯朝于齊夏魯使仲孫

蔑入聘

辨

魯不侯周不王兩失之矣

左氏曰春王使徵聘于魯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胡氏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當歲首月宣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致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

八月滕宣公卒文公嗣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

父帥師伐陳

胡氏曰按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則知經所

書者與晉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位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衆輯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夫豈義乎。

晉成公卒于扈

在位七年

子孺嗣

是為景公

冬十月衛成公卒

在位三十五年

子遯嗣

是為穆公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左氏曰：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於柳。禁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

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胡氏曰：楚兵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爵，何也？鄭自晉成公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為是興師加鄭，不義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諸侯未有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興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按公羊例，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至此書爵，見其陵暴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下書晉卻缺帥師救鄭，則知其非與之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

三恪之風掃地矣

左氏曰夏姬鄭穆公女也嫁於陳大夫夏御叔陳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皆衷其相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胡氏曰春秋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冶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弑君之禍故書其名為徵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相音日近身衣

壬戌八年

景公元年 穆公元年

春魯侯如齊齊歸魯濟西

田

胡氏曰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伐萊又每歲往朝于齊雖諸侯事天子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已而以所取濟西之田歸之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齊惠公卒

在位十年

子無野嗣

是為頃公

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靈公在位十五年遇弑

子午嗣

是為

成公

左氏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

無行至此心先死矣

通鑑綱目

卷之八

周定王八年

十一

前編



公出自其廐射而  
殺之二子奔楚

###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胡氏曰按左氏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  
還春秋稱人貶也鄭居大國之間從於疆令  
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是謂  
以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於楚自是責楚益  
輕罪在  
晉矣

### 秋王使王季子聘于魯

國語曰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于魯發幣於  
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

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  
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  
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爲臣必臣爲君必君  
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  
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  
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  
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阜若本固而功成  
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  
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  
也儉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  
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以儉足用則  
遠於憂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  
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其何任之不堪上  
作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爲令聞長世也

儉侈之論  
有家者所  
宜三復

今夫二子者儉儉其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若是則必廣其身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十六年宣公卒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胡氏曰公羊傳曰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聘于魯王

靈益不振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矣

### 冬楚子伐鄭

左氏曰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

癸亥九年 **齊** 頃公元年 **陳** 成公元年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

陵 辰陵 陳地

左氏曰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惟強是從  
固鄭之本  
謀

魯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林氏曰攢函狄地楚方倡義於天下而晉攷  
攷於羣狄至往會焉晉卑甚矣○胡氏曰春  
秋正法不與夷狄會同分類也今中國有亂  
天王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  
鄰諸侯宜有請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求  
成于狄是失肩背而養其一指不能三年之  
喪而總小功之察不亦慎乎凡此直  
書其事不待貶絕而義自見者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納公孫寧

儀行父子陳

左氏曰楚子為陳夏氏亂謂陳人無動將討  
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陳侯在  
晉申叔時使于齊反曰徵舒弑君其罪大矣  
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  
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  
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  
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  
毋乃不可乎楚子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  
可乎對曰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  
也乃復封陳○胡氏曰公孫寧儀行父從君  
於昏宣淫於朝殺諫臣使其君見弑蓋致亂  
之臣也故春秋外此二人於陳特書曰納納

納諫悔過  
莊之所以  
伯也

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為楚莊者宜如何。渚  
徵舒之宮，封洩治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  
謀於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

### 十年春楚子圍鄭

左氏曰：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  
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微事于晉，春楚子圍鄭，  
旬有七日，國人大臨。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  
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  
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若惠  
顧前好，微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  
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

辭令自妙  
然甲辱無  
國君體

楚莊識度  
勝人一籌

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  
得國無赦。」楚莊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  
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廙入  
盟，子良出質。○胡氏曰：按公羊傳例，戰不言  
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  
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於鄭也。  
入自皇門，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曷為  
悉從輕典，未減其罪乎？上無天王，下無方伯，  
天下有臣弑君，子弑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  
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畧小過。雖如楚子憑陵  
上國，猶從未滅，於以見誅亂臣，討賊子為重  
也。○周厲王宣王，鄭所自出也。鄭桓公武公，  
始封之賢君也。潘廙，  
楚大夫，子良，鄭伯弟。

夏六月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

績邲音必鄭地也

左氏曰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

恒思分罪以弛已責國事未有不敗者

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晉師敗績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因獸猶鬪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曰莫余毒也已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毋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

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明年晉殺其大夫先穀○胡氏曰按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以救鄭書矣又不言楚晉戰于邲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弑君晉不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故釋楚不貶使晉主之按邲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欲勦民者三帥也達命濟師者先穀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君令有所不受况其屬乎藥書救鄭軍師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遏偏陽之舉句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罃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偏陽林父

既知無及於鄭焉用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穀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弃晉師于誰責乎故後誅先穀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先穀即彘子

### 晉屠岸賈殺趙朔于下宮滅其家

史記曰晉景公時趙盾卒子朔嗣朔娶晉成公姊莊姬賈始有寵於靈公至景公三年賈為司寇乃治靈公之賊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

從容恍惚  
為千古義  
俠之宗

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誅其後非先君之意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氏朔死無恨厥許諾賈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朔妻有遺腹走公宮匿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生男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乎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

荆卿田光  
輩尚無其  
堅忍

先死二人乃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曰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許之隨攻杵臼杵臼謬曰小人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孤今又賣之乎諸將遂殺杵臼與孤兒以為趙氏孤已死然趙氏真孤乃在程嬰卒與之俱匿山中○新序謂嬰兒即程嬰之子也

冬十二月楚子滅蕭 蕭宋附庸國也

左氏曰楚子滅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楚子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怒遂圍蕭蕭潰○胡氏曰楚子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未滅而

書入惡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未滅而書圍與人為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強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可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清丘 衛地

左氏曰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氏曰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乙丑 十有一年春齊師伐莒

左氏曰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

左氏曰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惟宋可以免焉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歿之○後二年孔達縊而歿衛人以說于晉而免○前編曰按邲之師士會樂書輩非不知楚之所以得幸而為彘子之謀所敗為晉計者亦盍知所懲艾息民修政於國而布德加禮於諸侯庶為可耳顧汲汲於討貳又使彘子主清丘之盟



且楚方加恩於陳而使宋伐之衛方有恤陳之師而晉又討之遂使宋致楚師而不能救卒亦併宋失之矣傳稱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愚謂伐陳不可免惟救蕭可免耳

###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左氏曰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

誅穀而盡其族則已甚矣

丙寅

十有二年夏曹文公卒

在位三十三年

子廬嗣

是為宣公

### 晉侯伐鄭

左氏曰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

###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氏曰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楚子曰殺汝我伐之見屏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圍宋

形容迅速之清如画

辨

冬魯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胡氏曰夫禮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

丁卯 十有三年 春魯公孫歸父會楚子于

宋

林氏曰魯大夫始特會楚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氏曰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女則弃之速即爾刑對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

易子析骸而國以無斃解揚致命之力也凡事之不克自主皆求生一念害之也

通鑑綱目 卷十八 周定王十有三年 前編

楚軍序當其夜以待不虞而元得登子反之床倘出于預聞則何必于夜若其以計潛入何難扼其吭而制其命哉此亦失誣之一疑也

通鑑綱目 卷十八

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 六月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林氏曰潞赤狄之別號

###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氏曰王孫蘇與召伯毛伯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穀梁氏曰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也君之所司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以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假其臣以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 秋魯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胡氏曰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

通鑑綱目 卷十八 周定王十有三年 前編

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之於早後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 晉侯使趙同來獻狄俘

左氏曰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滅潞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殺之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 魯初稅畝

左氏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杜氏曰公用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

稅間架權  
塩茶端開  
于此

戊辰 十有四年春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 三月晉侯使士會獻狄俘

左氏曰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以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盖善

通鑑綱目 卷十八  
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胡氏曰：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稱人貶辭也。甲氏，潞之遺種，留吁其殘邑也。春秋於夷狄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必欲盡殄滅之，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而稱人也。

### 夏成周宣榭火

左氏曰：人火之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災。○胡氏曰：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榭者，榭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貴戚擅殺大臣，天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

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 王孫蘇奔晉，晉侯使士會入聘。

左氏曰：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殺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已十有五年春正月，許召公卒。在位三十靈公嗣。

○蔡文侯卒。在位三十子固嗣。是爲景侯

夏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晉侯會魯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左氏曰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請伐齊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孟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辭齊人晉人執晏弱蔡朝南郭偃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我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固及斂孟而逃

褒姒以笑傾周叔子以笑危齊婦人之笑真可畏哉

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又執之以信齊沮又久之以成其悔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緩之逸范武子老郤獻子為政○傳曰克獻子名獻子跋而登階故婦人笑之○胡氏曰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憤怒非不得已而要之者故春秋書同

庚午 十有六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

齊魯侯伐杞

林氏曰春秋自是不書君將征伐在大夫也宣公而下征伐在大夫是故自伐邾取繹凡

通鑑綱目 卷十八 周定王十有六年 前編

取皆不書其人自伐祀凡伐皆不書公大夫專征伐至是極矣不可不察

秋七月甲戌楚子旅卒在位二十三年子審嗣是為共王

胡氏曰楚僭稱王春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

魯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魯宣公卒于路寢在位十八年子黑肱

嗣是為成公

還自晉者已畢使也至筮遂奔

魯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筮魯竟外

齊者罪魯君臣逐之亟也倚外援以除內患是歸父失着

左氏曰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宣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公夢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筮壇帷復命於介袒括髮即位哭踊遂奔齊

辛未 十有七年魯成公元年春三月魯作丘甲

陳氏曰丘甲丘自為甲也二十五人為兩四兩為卒出長轂一乘也於甸乎取之於是有甲士丘十六井也而自為甲是丘賦一乘也大司馬之制上地家可用者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皆勝兵也必四丘之甸也而後備一卒出長轂一乘則是從征少而休

周之兵制

通鑑綱目 卷之六  
多也。作丘甲，休  
少而從征多矣。

夏魯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左氏曰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邀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胡氏曰：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皆聖人之筆削，非魯史之舊文也。

桓王急於伐鄭，康公輕於邀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

壬申 十有八年春齊侯伐魯北鄙

夏四月衛孫良夫帥師及齊戰于新築，衛師敗

績，衛與新築人曲縣繁纓。縣音玄，繁音盤。

國語曰：衛孫桓子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敗績，新築人仲叔于奚救之，桓子是以免，衛賞之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

東遷式微  
所存者名  
耳併此弃  
之惜哉



六月魯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此乾侯之萌也

胡氏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也當此時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為季孫一怒掃境內興師而四卿並出其憤欲雖無人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晉師及國佐盟

于袁婁

左氏曰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郤克及士燮樂書韓厥將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師師會之師陳于鞏齊師敗績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于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

通鑑綱目 卷之六 周定王十有八年 前編

是役也焚  
雍門之茨  
侵車東至  
海齊已危  
如疊卵而  
賓媚致對  
晉魯惴焉  
辭之不可  
已也如是

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  
侯而曰盡東其畝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  
宜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  
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關寡君之命使臣則有  
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  
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  
福不氓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  
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詐請收合餘燼背城借  
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  
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子若不詐讐我必  
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  
紓於難其榮多矣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  
輿以為魯衛請苟有以藉口而復于寡君敢  
不唯命是聽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

婁使齊人歸魯汶  
陽之田晉師歸

軒按二傳蕭同叔子即笑郤克者夫以一  
笑構怨不已至使晉人索齊國母為質辱  
亦甚矣傳者徒責晉報怨之過而不及齊  
招怨之尤語曰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國  
必自伐然後人伐之齊之  
不競蓋自取也將誰尤

八月宋文公卒  
在位一十二年  
子固嗣  
是為共公

衛穆公卒  
在位十一年  
子臧嗣  
是為定公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王命委於三吏

通鑑綱目卷之八十八 周定王十有八年 前編

責以大義  
媚以燕賄  
賞罰無章  
何以勸沮

左氏曰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太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而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燕而私賄之曰非禮也勿籍

冬楚師鄭師侵衛遂侵魯魯侯會楚公子嬰齊于蜀遂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左氏曰魯宣公使求好於楚楚莊卒宣公薨不克作好成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師衆而後可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士卒盡行冬楚師侵衛遂侵魯師于蜀及楊橋孟孫請往賂之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

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胡氏曰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也季孫行父爲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於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於忿忮肆其禍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

癸酉 十有九年 宋共公元年 春晉侯會宋公魯侯

### 衛侯曹伯伐鄭

胡氏曰按左氏諸侯伐鄭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公子偃帥師禦之覆諸鄆敗諸丘輿夫討邲之役則復怨勦民非觀釁也遂東侵則潛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務也度彼參此皆無善也畧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爲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蠻夷擾中國則盟主有詞于伐耳○鄆丘輿皆鄭地

### 夏魯侯如晉

胡氏曰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爲作也

通鑑綱目 卷十八 周定王十有九年 前編

交

秋晉人歸公子穀臣于楚楚人歸知罃于晉

左氏曰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楚子送知罃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歿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楚子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荀首知罃父

俘纍之餘  
略不為屈  
有臣如此  
宜伯業之  
不衰也

辨

晉作六軍

杜氏曰  
僭王也

冬鄭伐許

陳氏曰狄鄭也楚之伯鄭為之也由齊桓以來爭鄭於楚桓公卒鄭始朝楚諸夏之變於夷鄭為亂階也至辰陵鄭帥諸夏而事楚矣敗晉於邲盟十四國之君大夫于蜀皆鄭為之是故狄秦而後狄鄭微秦鄭則中國無左衽矣○前編曰按鄭之可狄久矣獨於是年貶貶必於甚者是歲也覆諸夏之師於鄭敗之於丘輿獻諸夏之俘于楚再動干戈於許於是狄之以為鄭之惡甚矣而明年襄公死襄公於是終於為狄矣

通鑑綱目

卷十八

周定王十有九年

三

前編

二十年春三月鄭襄公卒在位十年子費嗣是為

悼公

冬鄭伯伐許

燕宣公卒在位十五年昭公立

乙亥二十有一年鄭悼公元年 燕昭公元年

天象

夏梁山崩

胡氏曰梁山韓國之鎮也後為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為邑焉

冬十一月王崩子夷踐位是為簡王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

同盟于蟲牢

左氏曰往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晉欒書荀首救許伐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子反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許靈公愬鄭伯於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成及子國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冬同盟于蟲牢鄭服

也宋公辭以難○展  
坡許地側子反名

吳子去齊卒子乘嗣

是為壽夢

史記世家曰太伯作吳傳弟仲雍至壽夢凡十九世吳始益大稱王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八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九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丙子 周簡王元年 吳壽夢 春晉伯宗夏陽說衛孫

良夫甯相鄭人伊維之戎陸渾蠻氏侵宋

左氏曰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弃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以蠻夷陵中國無辨甚矣

不能俘獲而徒使與國生心

夏四月晉遷于新田

左氏曰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公謂韓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有所沈溺重隄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監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遷于新田

六月鄭悼公卒

在位二年弟踰立

是為成公

秋魯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殷之徙相徙耿徙邢數世無寧字者無此老謀也

胡氏曰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于宋上卿受鉞大眾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春秋特書侵以罪之也

冬吳壽夢來朝

吳越春秋曰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于鍾離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蠻夷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嗚呼哉禮也○前編曰按年表吳與魯會于鍾離當在簡王之十年

神往禮樂不媿至德家風



丁丑二年 鄭成公元年 春吳伐郟

胡氏曰經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僭天子之大號也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

夏五月曹伯朝于魯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晉侯齊侯宋公魯侯

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

于馬陵 馬陵衛地

左氏曰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胡氏曰楚師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已而從諸夏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

吳入州來

巫臣固奸人之尤其後構亂更酷

楚共識見每趨

處之亦過

左氏曰楚之討陳夏氏也楚莊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子反乃止楚子遣夏姬歸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楚共即位使屈巫聘于齊巫臣盡室以行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且彼若能利國家雖衆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圍宋之役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巫臣曰不可子重子反怨巫臣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怵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

六

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於上國○陳氏曰吳楚之交兵不書至是始書之傳曰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晉人為之也盟於蒲景公將始會吳吳不至於鍾離而后至盟于雞澤悼公又逆吳子吳不至於戚而后至吳之為蠻久矣其不敢自列於諸侯而晉求之急將以罷楚也楚罷晉亦不復霸矣○前編曰按春秋吳入州來州來楚邑也而不繫之楚

通鑑綱目卷之六 周簡王元年 前編

此天下之變也。州來今淮蔡之地，入州來非獨楚之憂，諸夏之憂亦自是始矣。書吳伐郟，吳入州來以爲此，皆諸夏之憂也。言春秋者謂春秋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天下之辭此類是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戊寅 三年晉欒書帥師侵蔡，遂侵楚。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軒按左傳謂趙嬰通於趙莊姬，原屏放諸齊，莊姬以是怨原屏，譖于晉侯，殺之。而趙

辨

氏滅，武從姬氏畜于宮中。史記則謂屠岸賈討靈公之賊，殺朔而趙氏滅。程嬰匿趙氏孤兒于山中，十五年韓厥具以實告景公，公乃召孤兒，匿之宮中，名曰武。二說不同。又按劉向說苑及邵氏經世曆述趙武始末，俱與史記同。愚意劉邵二子皆博極羣書，必有所據。而劉又近古，或非浪說也。且春秋本魯史而作，而左傳亦據魯史釋經。其於他國事故，多畧而未詳耳。前編謂屠岸賈殺趙朔，自是一事，莊姬譖殺同括，又是一事。雖若意說，理或然也。近世學士家多稱史記之說，豈非以說苑經世爲證邪。

通鑑綱目 卷十九  
五  
秋七月使召伯錫魯侯命

胡氏曰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修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入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也何爲賜命乎春秋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

冬十月晉侯使士燮聘魯魯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左氏曰晉士燮聘魯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伐失信

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邾○胡氏曰吳初伐邾季文子固憂之矣然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得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自立亦可知矣○前編曰晉方通吳教之伐楚而已有爭邾之役結夷狄以謀夷狄者亦不可不戒也然則晉之於邾宜如何救之於前邾之於後其全中國之義乎

巳卯 四年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政以賄成  
自不免此  
反覆

左氏曰初晉侯使韓穿於魯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七年之中一與一奪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行文懼晉之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強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急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前

蒲之盟內則為諸侯之貳外則為召吳而吳不至則春秋何以書同盟晉將以是同諸侯爾是同也與清丘之同一也

秋齊頃公卒

在位十子環嗣是為靈公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氏曰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楚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胡氏曰晉執鄭伯春秋稱人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京師非伯討也楚救鄭削而

不書者鄭亦有罪焉耳夫背夷即華正也今以重賄又與楚會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

冬十一月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莒潰楚人入

鄆

左氏曰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城惡眾潰楚師圍莒莒城亦惡莒潰楚人入鄆莒無備故也○林氏曰鄆莒別邑也春入稱人書法與會蜀

秦人白狄伐晉

胡氏曰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經稱人貶辭也

鄭人圍許

左氏曰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晉侯歸楚鍾儀于楚楚子使公子辰如晉

左氏曰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

賢

一舉一動  
不忘君父  
真不辱命  
者矣

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貳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肯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各其二卿。尊君也。不肯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而歸之。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

庚辰

五年夏晉侯會齊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伐

鄭

不原其意  
枉殺二臣

左氏曰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立公子緇而鄭人殺緇立髡頑班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立太子州蒲以為君會諸侯以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為質鄭伯歸討立君者殺叔申叔禽

晉景公卒

在位十九年

子州蒲嗣

是為厲公

秋晉程嬰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趙氏

史記曰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脅諸將

保孤難事  
成卽以死  
報更難程  
嬰真千古  
義士

通鑑綱目 卷十九  
而見趙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晉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拜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武曰昔下宮之難皆從死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之後今武既立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宣孟與公孫杵臼武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若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祀之世勿絕○左傳曰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

者懼矣乃立武為後而反其田焉

軒按史記則匿趙孤而保其幾絕之胤者程嬰也按左傳則立趙孤而振其已廢之祀者韓厥也善乎說苑曰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信若此則二子之高諡奇節均為絕代立矣胡後之譚者每多程而鮮及韓焉母乃稽古之功未諳其詳乎噫

辛巳 六年 圖厲公 秋王命季單子取郟田于晉

左氏曰晉郤至與周爭郟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

不決于王而決于晉周之不振



至此極矣

通鑑綱目 卷十九

子單子曰、管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  
溫為司寇、與擅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  
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子而賜之溫、狐氏  
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玉官之  
邑也、子安得之、晉  
侯使卻至、勿敢爭

壬午 七年春周公出奔晉

林氏曰、周公、天子三公也。○胡氏曰、按左氏  
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且與伯輿爭政、不勝、怒  
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  
奔晉、夫人主無誠慤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  
謂君不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  
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以入矣、又叛盟

失信而出奔、則是自絕於天也、自周無出而  
春秋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  
於天、  
下爾

夏晉侯魯侯衛侯會于瑣澤、宋華元合晉楚之  
成、

左氏曰、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  
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莜成、而使復歸命矣、華  
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夏晉士燮會公  
子罷許偃、盟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  
同恤災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  
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

通鑑綱目 卷十九 周簡王七年 前編

借分

志在薦食  
合成非其  
意也

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極之俾隊其師無  
克厥國晉卻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  
反相為地室而縣焉卻至將登金奏作於下  
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  
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賜  
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  
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  
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  
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  
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  
之事則相朝也於是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其  
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  
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久此  
公侯所以扞城其民也今吾子之言亂之道

也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  
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歿無日矣夫  
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前編曰按晉楚  
之盟不書于春秋而史記年表亦不見一二  
年間兵交自若今存之以備參  
考○隊直類反失也間音閑

癸未 八年春三月魯侯及諸侯來朝

夏五月魯侯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曹宣公卒于師在位十七年公子負芻殺世子而自

立是為成公

秋七月成肅公卒于瑕

左氏曰往年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顛盟晉侯于河東晉卻犇盟秦伯于河西秦伯歸而背晉成是年晉侯使卻錡如魯乞師三月公如京師孟獻子從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諸侯伐秦成子受服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

是盟何益盟沮所以日煩也

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服神之大事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夏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自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思緩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

通鑑綱目 卷之九 周簡王八年 前編

為不弔、蔑歿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而愆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剪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螫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

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

與狄為婚  
姻而公然  
不諱

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弃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

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微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五月，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迺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胡氏曰：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春秋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前編曰：按秦穆公三置晉君，皆以重賂，惠公至

於見獲，懷公至於見殺，皆以責賂。獨文公待之得宜，而秦穆亦不敢以待夷吾者加之。然穆公恃恩而私鄭，襄公忘好而敗殺，自是以來，秦晉之交兵亟矣。至是晉假王靈率諸侯以伐之，呂相之辭，蔑秦之功，獨背令狐之盟於秦，為曲耳。春秋不書劉成之出師，又不書秦師之敗績，以為晉假王命而劉成不與戰，秦晉交兵而勝負不足書也。○迭直結反又逸音

申 九年 曹成公 秋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冬十月衛定公卒 在位十一年 子衎嗣 是為獻公

姜氏識足  
知人

左氏曰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嬖之子衍以為太子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鱄衍之母弟也

秦桓公卒

在位二十八年

子嗣

是為景公

乙酉十年

獻公元年 景公元年

春三月晉侯魯侯衛侯鄭

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

遠天討之  
權于宗周  
春秋時之  
僮見者

執曹伯歸于京師

胡氏曰春秋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為伯討按左氏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諸侯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侯他年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眾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

諸侯立曹公子臧辭不受奔宋

左氏曰葬曹宣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春會于

能守節以  
讓國賢矣

有見識

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夏六月宋共公卒

在位十三年

子成嗣

是為平公

楚子伐鄭

左氏曰：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毋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燹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秋宋華元出奔晉，復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

山、宋魚石出奔楚

胡氏曰：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華氏，戴族也。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氏汰而驕，共公卒，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將止之，魚府曰：「元反必討，是無桓氏也。」石曰：「彼多大勳，國人所與，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遂自止。元於河上，元歸，使國人攻桓氏，殺蕩山，出魚石，國然後定。元之出奔，晉與歸于宋，經不省文者，以著其正也。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

賢

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則其正可知矣山不書氏背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人而無本人人道絕矣

冬十一月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魯叔孫僑

如衛孫林父鄭公子魴邾人會吳于鍾離

辨  
林氏曰鍾離楚邑此魯會吳之始亦晉以諸侯之大夫會吳之始自是大夫自為會矣○陳氏曰齊桓以殊會會王世子厲公以殊會會吳吳之為蠻久矣而與王世子同文甚矣厲公之為中國患也○胡氏曰成襄之間中國無伯齊晉大國亦皆俛首東向而親吳聖

人蓋傷之故特殊會

許遷于葉

左氏曰許靈公畏逼于鄭請遷于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林氏曰葉近楚之邑今南陽葉縣是也

丙十有一年宋平公元年夏四月滕文公卒子原嗣

是為成公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天象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左氏曰楚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

此制勝之本

可與言兵 自知之明 有識

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遂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效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繇克也今楚內弃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效于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將何以戰楚患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曰我僞逃楚可以紿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

通鑑綱目 卷十九 周簡王十有一年 前編

聖王憂盛  
危明之念  
不過如此

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  
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耻也子亦見  
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  
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  
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  
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  
以為外懼乎樂書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  
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  
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  
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  
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  
天忌我必克之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  
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曰楚之良在其中  
軍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

兵 兵

華元所以  
登其床也

范文子語  
皆合道

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吉曰南國蹙射其元王  
中厥目從之呂錡射楚子中目楚子召養由  
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歿以一矢復  
命楚師薄於險養由基射再發盡殪叔山冉  
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茂  
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  
鷄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狗曰  
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  
日復戰乃逸楚囚楚子聞之召子反謀子反  
醉不能見楚子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  
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  
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楚師還及瑕楚子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  
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

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楚子使止之弗及而卒

秋晉侯齊侯魯侯衛侯宋華元邾人會于沙隨

尹子晉侯魯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晉人執魯季

孫行父冬郤犢盟于扈而歸之

左氏曰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魯成公出于壞隕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隕申宮敝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

危甚

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犢曰魯侯待于壞隕以待勝者郤犢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遷于制田晉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宣伯使告郤犢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曾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荅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犢曰苟

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弃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弃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讐亡而爲讐治之何及嬰齊魯之常隸也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弃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弃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叔季孫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 釋曹伯歸于曹

胡氏曰春秋書曹伯歸自京師所以累乎天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寘諸典刑而使復國則無以爲天下之共主矣

### 晉侯使卻至來獻楚捷

左氏曰晉侯使卻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丁亥十有二年夏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魯侯

衛侯曹伯邾人會伐鄭同盟于柯陵

左氏曰鄭太子髡頑侯孺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戌鄭魯成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同盟于柯陵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國語曰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錡見其語犯郤欒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欒之譖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單子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

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債厚味實腊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擯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今君偏於晉而隣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是年晉殺三郤明年晉侯弒於翼東門齊人亦殺國武子

冬單子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

鄭

左氏曰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故諸侯還

犬象

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定公卒

是為宣公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燕昭公卒

在位十三年

武公立

楚人滅舒庸

林氏曰舒庸東夷偃姓之國也

戊

十有三年

燕武公元年

春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欒書中行偃弑其君州蒲

厲公在位八年遇弑 晉

人送公孫周于京師立之

是為悼公

文子真知幾之哲

左氏曰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士燮卒晉厲公後多外嬖反自鄢

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而嬖於厲公卻錡奪夷羊五田五亦嬖於厲公卻犖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蔑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師之未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歿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卻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卻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卻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卻至射而殺之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

賢

心事可對 聖賢

有庸公曰然卻氏聞之卻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攻卻氏三卻將謀於榭長魚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殺温季於其車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竝至臣請

通鑑綱目 卷十九 周簡王十有三年 前編

莫尊于君  
而鄭子家  
以畜喻晉  
韓厥以牛  
喻悖逆無  
人心矣

主德

知子莫若  
父其單襄  
公之謂乎

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乃皆歸公使胥  
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遂執公  
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辭曰殺老牛莫之  
敢尺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樂書中行偃殺胥童正月庚申使程滑弑厲  
公葬之于冀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史記曰  
晉襄公少子捷號桓叔桓叔最愛生惠伯談  
談生周○國語曰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  
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晉國有  
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頃  
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  
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晉仍無  
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必蚤善晉子其當之  
也○左氏曰晉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

意外得國  
不驚喜不  
危疑毅然  
以振肅綱  
紀為務以  
治天下有  
餘裕矣何  
有于駕楚  
服鄭哉

主德

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  
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  
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  
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  
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盟而入朝于  
武宮逐不臣者七人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  
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  
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歛宥罪戾節器  
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  
為卿荀家荀會樂壓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  
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太傅使  
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蒞之  
法并糾御戎較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  
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其



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過寇為上軍尉，籍偃為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羣駟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秋八月魯成公卒

在位十八年

子午嗣

是為襄公

冬楚人鄭人侵宋

十二月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魯仲孫蔑

同盟于虛杙

左氏曰：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毒諸侯而懼吳晉，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會於虛杙，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已十有四年魯襄公元年春晉欒黶宋華元魯

仲孫蔑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

彭城

辨

胡氏曰按左氏非宋地追書也然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矣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魯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

邾人杞人次于鄆

林氏曰鄆鄭地春秋書次從晉而未決也亦以見復伯之難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王崩太子泄心踐位是為靈王

六月丙寅朔天子幸心遠山

焚蠶公于中矢淵

而求其所以異於前也  
林凡曰

陳人歸入太子

